

# 十世纪前印度简史

奥西波夫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書店出版

# 十世紀前印度簡史

奧西波夫著

李稼年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1957年·北京

А. Осипов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ИНДИИ ДО X ВЕ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48

本書根據蘇聯國立莫斯科大學出版社 1946 年俄文版譯出

十世紀前印度簡史

〔蘇〕奧西波夫著

李 稼 年 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3  $\frac{3}{4}$  · 字數 79,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 (7) 0.34 元

統一書號 11002·125

封面設計者：李鎮良 校對者：王定超

## 作 者 的 話

这本簡史所包括的印度历史时期，还完全没有在苏联东方学里研究过。至于西欧和印度的历史学，那末它绝对不能滿足我們对历史科学所提出的要求。許多学者在搜剔史料、加以解釋、从形式上批評历史文献、把所得資料系統化等等方面作了大量可贵的工作，对于他們的功績我們給以应得的重視；但是我們却看到，在創作一部真正科学的印度社会发展史方面，資產階級历史家完全無能为力。

資產階級历史家既然是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階級敌人，他們就不根据那些決定社会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根据他們資產階級階級利益所指示的主觀見解來說明印度历史。

資產階級印度学家不承認一个基本規律，即“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發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發展史，生产力和人們生产关系發展史”<sup>①</sup>，所以他們抓住了“因素論”，从諸因素中間選擇出最合他們口味的因素。这种主观主义的結果是，我們要在他們的印度史中寻找科学性的分期，将是徒勞無功的。在这些著作中，表明历史阶段的不是各种經濟結構的交替而是朝代的兴亡，而是按文献史料的性質来表明印度史的最古时期，例如：“梨俱吠陀”时期，后本集时期，梵書、森林書和奥義書时期等等。英国的印度史家，作为資產階級印度学中的主导者，受反动的帝

---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58頁。

国主义资产阶级操纵；在一切因素中，他们特别注重种族因素，而在这方面，他们在原则上与法西斯“历史家”如卡罗、卡内曼、马茨等很少区别。在他们的说明中，全部印度历史是“阿梨耶人”征服印度的结果。政治制度、种姓、公社、宗法制家庭、司法制度、宗教、语言——这一切不是全部为“阿梨耶人”所赐，就是先经借用而后为“阿梨耶人的天才”所改造的东西。这些“阿梨耶人”是印度统一这一思想的代表者，而他们的政治家和立法家都贯彻着高尚的行为准则和对于人道法则的尊重。他们既然受到高尚道德准则的鼓舞，于是把“爱琴人、腓尼基人和达罗毗荼人的重商牟利主义的文化”理想化了。

英国历史家需要这一切种族主义的蠢话，只为的是证明英国政权的“神圣的慈悲”，这个政权实现了印度统一这个古代“阿梨耶人的理想”，而且以其“传播文明”的使命和仿佛为某种高尚“阿梨耶”原则所鼓舞的管理机构，来保证“绝大多数印度人把英国政权当作再好没有的政权而加以接受”。

这种帝国主义的谎言掩盖着英国帝国主义对于印度人民的卑鄙政策。在英国统治印度的整个时期，这个政策所要完成的任务，乃是分裂印度各族人民；英国人的传播文明使命归结为培养愚昧、无知、落后思想、偏见、早已过时的远古社会制度；而实际活动的动力来源不是某种好像“阿梨耶人天生来”热爱正义，热爱“公正竞赛”，尊重人道法则，如海维尔所断言的，而是渴欲实行掠夺和获得利润。

苏联既然是被压迫民族为自己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造生活而斗争的堡垒，它的历史学家就反对这些种族主义的梦呓，认为它们与科学毫无共同之处，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方法論，揭示出历史發展的客觀过程。

現在這部簡史就企圖給十世紀前印度历史發展画一幅客觀的圖画。作者懂得，他的著作還很不完善，其中還有很多沒有說明的方面和可以爭辯的論点，并且他不能自慰說，在印度人民这一时期的历史完全沒有研究的情況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希望，這部簡史將推动別人去認真研究远古印度的历史，而批評則將帮助作者明了他自己還認識得不够清楚的东西。

## 地 理 形 勢

“印度”一詞源于希臘語的“印度斯”，即梵語“辛头”一詞的变体。这就是远古以来印度河的名称。波斯王大流士在他的銘文中用“伊度”一名称呼他的第二十郡的居民。在梵文書籍中，我們找不到全印度的总名。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山和民佗山之間的地方，在梵文書籍中有时叫做“阿黎耶跋多”，即阿梨耶入之地，有时名以与印度許多古代傳說有关的見于神話的統治氏族的名称而叫做“跋罗多伐沙”，即跋罗多人之地。在民佗山脉南面的地方叫做达嚨（南方），即現今的德干。

印度的外部輪廓好像一个大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以極高的喜馬拉雅山脉（雪山）及其支脉为底部。这些山像一座高牆一样，把印度同大陆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只有通过少数山道，印度才能与大陆的其他部分交通。这些山道以喜馬拉雅山中的道路最为难行。但是在古代，从旁遮普到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的道路仍然得到很好的利用。可是最便利的道路乃是向西北走的道路。这就是有名的通到阿富汗的开伯尔路、庫藍路、塔尔路和鮑兰路。

印度三角形的頂端科摩林角伸入到印度洋中，三角形的两边則大半濒临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民佗山脉把三角形的半島部分同大陆部分隔离开。民佗山以北分布着印度河——恒河低地，民佗山以南分布着德干高原。

据推测，很早以前，当人类还没有出現的时候，印度

河——恒河低地的地方是一个通过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而与大西洋相联的海洋。后来，这个海洋后退了，所形成的洼地为厚厚的冲积层所填满，于是德干同大陆连接起来。

在北印度低地上，奔流着两条大河——恒河和印度河。印度河由北向南流经北印度西部，入阿拉伯海。印度河的支流有哲拉木河、契那伯河、拉维河、贝亚斯河、萨特列日河。这五条支流形成了与印度最古传统有关的五河流域，即旁遮普。在远古时代，最东的支流是“梨俱吠陀”的圣歌中所赞颂的萨罗首底河。因此，在印度传统中，印度河与萨罗首底河之间的地区名为萨波多—信达瓦，即七河流域。

在今日翁巴尔附近的分水岭的另一面，是恒河所灌溉的低地。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麓，转而东流，经过二千公里以上，流入孟加拉湾。在半路上，恒河容纳了许多支流，其中最大的是闍牟那河。闍牟那河和恒河所形成的两河流域是我们所知道的印度历史的发祥地。在东面阿萨姆，奔流着北印度第三条大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入孟加拉湾。

德干除去西边狭窄而东边较宽的沿海地带外，乃是一个因火山作用而形成的高原，海拔约二五〇——七五〇公尺。在德干以北，绵亘着有些地方高达一千公尺以上的民伦山脉。这些纷乱错综的山脉、峡谷和川地都有密林复盖着，这些森林有时是阻塞通往南印度的道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物。

沿着德干高原西面，蜿蜒着所谓西高止山脉，一堵高耸在沿海平原上的陡壁。有三条道路把德干沿海地带同内地连接起来。这就是孟买东北的塔尔隘口，中世纪摩呵刺陀帝国首都浦那城旁边的波尔隘口，最后是通到距果阿不远的港口文古尔的道路。

沿德干高原东边，綿亘着有許多方便道路的东高止山脉。在南面，高止山脉被阻于尼尔吉利山脉。德干高原为陡峭的丘陵、幽深的峡谷和狭窄的河谷所切割。在德干西北，奔流着两条流入阿拉伯海的河——南摩多河和达波底河。馬罕第河、瞿陀婆利河、訖利史那河、彭那尔河和迦毗利河則流入孟加拉灣。

从前印度远比現在富于森林。据古代傳說来判断，森林曾复盖了北印度很大的面积。

早在七世紀，中国旅行家玄奘訪問德干，曾說到复盖印度的这一部分的巨大森林。

北印度的冲积土壤，除西部有些地区含沙太多以外，是很肥沃的。这片冲积土地多半是干燥的、疏松的，只有在孟加拉，土壤才較為致密。这些冲积土壤，甚至用輕輕的犁就可以隨便耕种，它們較為迅速地被水浸透，但是同时也較為迅速地把手漏到致密的地下層。

在南印度，只有在河谷里才可以見到冲积土壤。德干的地面多半为暗色岩土壤和結晶岩土壤所复盖。暗色岩土壤在低地特別肥沃，在低地上这种土壤是黑色的，并且比在高地上肥沃得多。結晶岩土壤則依它的混合物的質量和数量为轉移，也可以产生很好的收成。

但是，不管土壤如何，印度农業的成功与否，要看庄稼是否能得到它們所需要的充足的、及时的水分而定。在沒有充足而及时的水分供应的地方，就不可能进行农業。同时，印度地面上的雨量分布，就其大小和時間而言，也是十分不均匀的。降在印度的水，有百分之九十是七月至九月吹起的夏季西南季候風帶來的。其余的百分之十則为冬季的东北季候風所吹来。这些冬雨的經濟意义并不很大。这就是

为什么全印度以那样的恐惧和希望来期待夏天的雨季。这种恐惧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季候風只要来得稍迟，就可能导致庄稼的死亡。但是，及时吹来的季候風也不是無論何时何地都能保証必要的雨量。从印度洋里升起了大量的水蒸气，季候風把这些水蒸气吹到印度的西南海岸，到馬拉巴，到孟加拉；而比較小的一部分水蒸气則被吹向北方到瞿折罗和信德。絕大多數的云碰到西高止山脉这一座牆，就把水分留在狹窄的馬拉巴海岸地带。残余的云冲过西高止山脉，进到德干上空，主要是进到中央各省上空。在东孟加拉，这些云和从孟加拉灣来到这里的云相遇。一部分的云接近了喜馬拉雅山，度过了第一条山脉，补充了积雪和冰川，另一部分則向西进展。它們在途中放散了自己的水蒸气，而后衰弱無力地消失在信德和西北边省等地区。

因此，除了孟买省、奧里薩、阿薩姆、孟加拉、比哈尔的狹窄沿海地带以及中央省和联合省各一部分以外，通常的降雨量是不够农作物生产用的。在拉日普达拿和摩臘婆的各一部分、西北边省、信德和印度河以西的地区，情况尤其是这样。这种不平衡的雨量分配就决定了：在古代，当人們比現在更大大地依靠自然的时候，农作物在印度能够發育的地方主要是河谷地，因为河谷的水最容易被利用来供人工灌溉的需要。

北方的河流有喜馬拉雅山的冰川为經常不断的水源，并且流經低平的河岸，所以特別适宜于人工灌溉之用。这就是印度河和恒河流域能成为农作物的最初發源地的原因。在南方，河流的性質与北方的有所不同。德干的河流沒有印度河和恒河那样雄厚的供水源泉。因此，它們只是在季候風吹来时期才有汪洋大水，季候風停止以后，它們很

快就干涸了。德干的河流与北方河流的不同处，还在于德干河流或是流经山丘夹峙的狭窄川地，或是流经幽深的峡谷，或是流在它们切割柔软红色土壤而成的陡峭崖岸之间。这些河流冲破了高止山脉，就落到平坦的低地上，然而只是流入海洋。结果，从可能使用它们作人工灌溉的观点来看，德干的河流价值不大。

古代南印度农作物的发源地大半是在沿海地带，而在德干高原上居住的主要是畜牧部落和狩猎部落。

随着技术的发展，农作区域也扩大起来。除了水渠以外，如果在距地面很近的地方有地下水，人们就开始建造水井。在地势方便的地方，例如在南印度，开始修建巨大的水库，把季候风时期降下的雨水收集在里面，或者挖掘人造的池塘。

摩腊婆、班德尔坎和加尔纳提克是这种对自然条件奋斗而获得胜利的范例，这三块地方的居民在极早的过去，借助于人工的水库就能把他们缺雨的地区变为富饶的农业中心。

## 印度境内的原始公社制度

在几乎与苏联欧洲部分相等的巨大领土上，现在生活着差不多四万万居民。这个为数很大的人口在人种上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没有统一的语言。印度各部落和各民族在文化发展水平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全体都或多或少地是印度历史的创造者，是那远溯几千年而不見其开端的印度历史的创造者。

在印度，可以找到人类社会从蒙昧到文明的一切發展阶段。一八六一年，第一次發現了蒙昧中級阶段的劳动工具的样品。从那时期积累下来的材料說明了：在印度，主要在民伦山脉以南居住的人曾使用粗制的、沒有磨光的工具（旧石器）。这些石英工具是与絕种动物——河馬和其他哺乳动物——的骨骼一同發現的。代替这一时期的是生产力發展較高的阶段。人們开始得到火，打磨他們的石制工具，發明了弓箭，并且漸漸地越来越發展，总在改善旧工具和創造新工具，因而結束了他們的蒙昧时期而进入半开化时期。陶鈞發明了，馴养动物的技术發現了，于是进行了向农業的过渡。人們緩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提高他們的技术，于是学会了采矿和冶金，以使用它們制造更完善的工具。木棍和鐮头等农具为犁所代替，織布發明了，种种手工業兴起了。与此同时，印度史这一整个历千百年的时期特有的原始公社制度也告完結。印度史紧接着就走到了階級社会和国家兴起的时期。

上述的發展过程进行得并不平衡。个别部落發展得比較快些，另外一些部落則落在后面，某些部落的文化水平早在当时就接近于半开化的高級阶段。北印度川地上的發展要比南方德干的發展迅速得多。太古的傳說証明，当階級社会在北方發生和發展的时候，德干除了狹窄的沿海地带以外，所有其余的地方仍旧停留在半开化阶段。

从蒙昧时代的高級阶段到文明时代前夜这一个極长的时期，給我們留下了分散在印度全境的大量文物。特別多的属于新石器类型的工具出土于閼牟那河—恒河的两河流域、民伦山脉和馬德拉斯州。一八六七年，在阿拉哈巴西南四十五公里的地方，發現了大量的細石器。这种細石器以

后又大量地在累巴和巴开尔坎發現。它們同灰燼、炭、骨头和粗陶器一起存在于岩石下的洞穴中或隱蔽处。在西孟加拉、阿薩姆和緬甸，發現了与中印半島的鑿子相似的独特的鑿子。在極不同的地方發現了擦谷器，这就証明了新石器时代的人通曉農業。發現最多的是战争和打猎所需要的物品：斧头、刀子、箭头和矛头。

在南印度，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的作坊。在片麻岩的峭壁上，找到了一些用磨擦物磨擦成的、两英尺长两英寸深的条痕。

在出土的日用品中有很多制陶术的范例，直到用陶鈞制造的带有花飾的器皿。保存下来的还有染成黄色、紅色和藍色的毛織品和棉織品的断片。許多地方还出土了石头雕刻。

使人很感兴味的是在印度許多地方的石窟和山岩上發現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的繪画。画上繪着人和动物——鹿，象和印度現已絕种的犀牛、长頸鹿和袋鼠。

在旧石器时代，人們显然是弃尸不葬的，新石器时代不是那样，它留給我們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墓葬。最早的形式是掩埋。以后也开始应用火葬。我們曾發現圓井形和穹窿形的坟墓，后者是用石料砌造起来的四角形房間，有一堵牆把它分为两半，牆的中央有一个孔。在德干，發現了大石塊造成的坟墓，这种坟墓确实發生較晚，因为坟墓中已有鉄的物品。在馬德拉斯附近出土了两口棺材。其中一口标准尺寸的长六英尺，內有妇女骨骼，另一口长二·二五英尺，所装男子骨骼看来是屈身入殮的。也在馬德拉斯地区出土了架在短腿上的石棺，与巴格达附近出土的石棺相类似。死者和他死后生活所需要的物品和食料同放在一起。在一个墓

葬里我們找到了玻璃器皿。

在瓮葬情況下，把死者切成几段，或者打碎他的骨头而把它們橫七豎八地塞在瓮內。瓮葬分布于自信德至極南的地方。

在丁尼維尔区，發現了一处有几千个瓮葬的墓地，这証明了这里居住地的长期存在。

印度出土的考古遺物指明了，在印度南部，人們从石器直接过渡到鉄器，在北部則存在着很长的銅器时代。銅主要用来制造工具——三千年以前的寬而扁的斧头、劍、箭头和魚叉头。銅的工具的形式是很原始的。一八七〇年在印度(恭格利亚)所作的極其巨大而寶貴的發現，提供了四百二十四件銅器和一百零二件精工的銀盘。銀盘上刻有牡牛头的圖案画。銅器中有鑿子和很多扁斧头。青銅显然是稀罕的材料，仅用来制造裝飾品和花瓶。

印度人什么时候学会了利用鉄，是很难說的。梵語學者認為印度知道鉄的时候就在吠陀頌歌編成的时候，即公元前一千年以前。

本世紀二十年代在旁遮普和信德的惊人發現向世界表明了，在公元前四千紀至二千紀之間有一系列前后交替的或同时存在的文化。

諾曼·布朗总结了这些發掘的資料时写道：这些資料証明，在四千紀至二千紀之間旁遮普和信德境內存在着四种文明。其中最古的安利文化同时也是最原始的。在安利，一件金屬物品也沒有發現。

在三千紀的时候，摩罕約·达罗和哈拉帕的文化發展起来了，紧繼其后也可能与之溶合为一的是朱迦利文化。朱迦利文化是相当高的，但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文字。最后，

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前，据馬凱亞的意見，存在着秦胡达罗文化。

这些文化中最高的是因發掘地点而得名的摩罕約·达罗(在信德)文化和哈拉帕(在旁遮普)文化。两个文化的繁盛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二五〇——二七五〇年，这是早期阶级社会的文化，它在許多方面不亚于同时的美索布达米亚文化。創造这些文化的民族从事于农业、打猎、捕鱼、飼养家畜，甚至馴养象。他們知道織布業、陶鈞制陶業，具有發达的审美力，审美力的例証就是裝飾品、珠宝和其他种种物品以及小雕像。必要的材料，例如金、銀、錫、低級宝石，据推测是从迈索尔、喜馬拉雅山、阿富汗、伊朗等遙远地区运来的。摩罕約·达罗和哈拉巴出土的各式各样的大批石制砵碼証明茂盛商業的存在。这种商業显然不只是地方的商業。印度式的个别物件也發現于美索布达米亚的最古城市。

發掘指明了，摩罕約·达罗和哈拉帕的居民善于用燒好的磚建造两、三層高的房屋，筑牆壁时应用鉛垂。一座房屋有多数房間，室內間壁不达到天花板，可能为的是空气流通。家內有水井，有带水管的浴室，水管把用过的水泻到街道地下埋藏的下水道网里。

小雕像和印章上的圖画表明了這個民族的宗教信仰。从女像上不难認出現代印度仍在崇拜的聖母——丰产女神的形象。从坐在象、虎、犀、牡牛和牡鹿圍繞之中的戴角三面神的形象，可以認出印度三位一体神（梵天——毗史紐天——湿婆天）之一湿婆天的原形。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印度的奇怪的动物形象和生殖器崇拜的标记也都被發現了。男子把刀举在女子头上的圖画，使人有理由推测有用人为

牺牲的事。人們把死者燒化或埋葬起来，把食物放在尸骸一起。

庙宇式房屋的缺乏暗示着居民沒有公众礼拜。

摩罕約·达罗和哈拉帕都有文字。可惜直到此刻这种文字还是不能讀解。

对于这种出土物的重要性，加以任何估价也不为过高。这种出土物打破了一种偏执的成見，即認為印度历来是孤立的，只是偶尔有征服者来侵犯。印度文化的遺物極其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自远古以来，印度就同山那边的世界相来往，而不是站在欧洲、西亚細亚和中亚細亚广大地面上进行的經常而多样的文化交流以及無穷的部落交融以外。所謂印欧語系的构造所以見于印度各种語言中，印度語言中所以有个别的詞与欧洲和伊朗許多上古語言（希臘語、拉丁語、阿維斯达語）所有的詞相类似，也应当从这些长久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去寻找解答。現有的用“阿梨耶人”入主印度來說明这种現象的尝试都不足憑信。这种假設的基础归根到底还是“語言按人种而分为特殊系族”的学說，这学說已被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認為違反科学而加以摒弃了。

## 吠陀文献資料方面的北印度各部落

由于文字史料和任何傳說的缺乏，我們沒有可能談論那个創造摩罕約·达罗和哈拉帕文化的階級社会的兴亡史。記載在印度吠陀和史詩文献中的上古傳說，引导我們到公元前一千年。这些傳說向我們描述了住着許多具有不同身体类型、方言、風俗、文化水平的部落的北印度。

“梨俱吠陀”贊歌的歌手說：“我們四面都有敵人環繞着。他們不供獻犧牲，什麼也不信仰，他們有另外的札節，他們不是人。”在“阿闍婆吠陀”里，我們讀到這樣一句話，“因住地不同而說不同的話並有不同的風俗(法)的人們占有的土地”。

這些部落從事於農業、牧畜業、漁業、狩獵。我們在“梨俱吠陀”中讀到，“借田地之神的助力，我們耕這塊土地。把牲口套在犁上，拉緊挽轆；把種子撒到這裡準備好的地面上吧。”他們用套着幾頭壯牛的沉重的犁來耕地。“阿闍婆吠陀”說：“他們用八頭一組、六頭一組的牲口努力耕種這大麥。”這裡提到的大麥顯然是北印度的主要農作物。我們在“梨俱吠陀”和“阿闍婆吠陀”里都遇見了大麥。誠然，在“阿闍婆吠陀”里也提到了稻、黍、芝麻，甚至甘蔗。但是，這些贊歌是否屬於同一時期，卻很難說。農業部落知道人工灌溉，在“阿闍婆吠陀”里甚至提到施肥。

牧畜業在部落經濟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別是在“梨俱吠陀”贊歌的發生地旁遮普。作歌者不在其中祈求賜與牲畜和牧場的贊歌是很少見的。在“梨俱吠陀”和“阿闍婆吠陀”里見於記載的家畜有乳牛、牡牛、水牛、駱、綿羊、山羊。

各部落熟知的生產有亞麻織品、毛織品，可能還有棉織品，陶器和銅器以及硝皮和皮製品。他們用木材建造住宅、車、戰車、小船。用銅可能也用鐵製造劍、斧、刀、箭頭等武器，甲冑等自衛的武器。用金、銀製造裝飾品(尼什加)。

當時大家也知道有商業。“梨俱吠陀”的歌詠者訴說，“有人把大量的東西賤價出售，然後到買主那里去，拒絕售賣，從而要求抬高價格。”在“阿闍婆吠陀”里，提出要求商業